中华古籍保护
833067

青門旅稾卷三

後集

序

思硯齋詩序

毘陵邵長蘅子湘纂　衡一名

合肥許君生洲大父中丞公明天啓閒守紹興夢東坡手授一硯明日童子種竹郡亭於巖變閒得硯旁刻天然硯三字背有東坡像蓋郡亭枕種山麓相傳山以越大夫種得名云中丞公寶之數十年明末失於亂時中丞公旣歿而君之尊人蒼巖先生追念手澤顏其齋曰思硯旣而君宦遊京師乃自爲思硯齋詩紀其事一時與君遊者又作爲詩歌以傳之余閒攷東坡年譜未嘗至會稽友人毛奇齡之言曰公守杭去此僅百里往來遊居亦未可知或信然耶東坡之硯如鳳咮龍尾洮河石之類皆爲銘而不及天然意當日偶然而得之亦偶然而失之遂不蔕芥耶久之詩益多君乃類所得詩若干首屬余曰子爲序夫物成毀得喪相尋於無窮理所固然君豈眞介介於一硯與亦曰先人所好吾好之硯其小者耳然而子若孫方且咨嗟彙欷於旣失之後至於數十年不置則夫詩書桮棬之澤之存者其世守勿墜可知語曰覩其小可以知大則是編之傳宜也㭊大

坡公距今六七百年其閒功名富貴蕩爲雲烟者何限而一硯之微顧使人得而愛失而思歷久而不能置然則士君子所以自不朽於世者固有在哉

老筆深思正自使人留連不已　毛稚黃

周櫟園文集序

文章之士不幸不遇則隱約終身幸而遇矣其才氣慷慨足以自奮功名而往往遭廢斥排擯不一竟其用甚者遺離既患至詘支體關木索雖屢仆屢起卒不免抑鬱坎坷以死而其文章之僅存者乃僅與貧賤隱約之士爭一日之名嗚呼可悲也歟櫟園周先生少舉進士筮仕即有能聲順治閒歷官福建按察使遷布政使前後治閩凡八年閩阻險多山時郡縣初定數反覆先生調畫兵食經畧百方閩賴以全以副都御史徵復驟擢戶部右侍郎忌者側目為蜚語聞上逮繫刑部獄獄日急有詔朝審部院諸大臣皆集先生自列狀訴諸大臣傳視未竟俄大風起西北揚塵沙蔽天晝晦瞑風掣手中所視狀入空去風定冢宰大言曰天意如此獄可疑同列皆然之奏上未報會　世祖崩大赦得釋時順治十八年正月七日也　今上初稍理還其官以僉事按察青州尋遷參議督糧江南未幾復遭劾解職聽勘先生博學多著述所為詩文極富至是忽夜起徬徨悉取火焚之曰使吾終身顛躓不偶者此物也迨事解而先生亦卒矣悲夫先生既沒予在浚綴拾所為賴古堂集若干卷傳之且屬予序予以為先生詩文久自行於世

世皆知愛重之獨悲先生位不配其才遇不究其用爲可歎悼蓋天下有事常患無可用之才而士之才者又往往患不盡用嗚呼如先生者不可惜哉不可惜哉（三語所感絕深遠）慈溪姜宸英誌先生墓稱所爲詩及文機杼必自己出語矜創獲不蹈襲前人一字劌鉥湔濯而歸之大雅又稱先生方對簿時吏卒獰立鋃鐺纍纍呼謈聲如沸手拳據地顧伍伯乞紙筆作送客遊大梁詩先生意氣如是其詩文安得不卓爾出羣也先生名亮工字元亮櫟園其號在浚字雪客好學能文章有父風

櫟園先生死世無復此等人矣此文詞旨甚悲如哀泉咽於危石　王阮亭先生

意境殊不猶人起處數語便復耐人俯仰後入感慨一二語便止矜惜筆墨如此今人多不解爾直以拖沓潦倒爲工耳〇文經阮亭評點大約最嚴最當予極愛其丹鉛矜貴亟語子湘當破例存之　薩冰修

贈王子重先生序

進士之名猶古也古者學成而爲進士後世成進士始可以爲學三代之時士之入於學者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而其養之之漸必自一年歷七年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彊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然後論選於鄉升於司徒司馬而名曰進士故古者無不學之士士無未成之才今世則不然其惡者科名也其習者辭章訓詁也兢兢守四子一經之說童而學之白首而浸淫焉一切經史子集兵農禮樂天文律曆象數諸書相戒屏斥以爲是不利於制舉閒有一二瑰奇辯博之士稍思旁

涉其源流其父師之操之也惟恐不嚴幸而成進士矣然後得釋去經生家言而其間又有不說學與不暇學者陋者飾輿馬傔從蓄聲伎亟讌會誇耀里閈以自豪其有志者又以仕爲學往往困於簿書期會訟獄之繁嗚呼信乎學者之難其人也黃岡王子重爲今學士昊廬先生次君歲已未就試禮部成進士不肯留京師曰吾將歸而肆力於學焉子重以名家子能自刻苦好古義紛華靡麗之習無所動其中而今時銓法壅滯由進士起家者或絫十餘年乃得官王子行矣負好學之資居可學之地而假以寬閒之歲月譬之於舟堅其檝旒

其帆檣其用良矣以之行江河之中沿流而遇風吾能
竟其所至哉於其別也爲之序以廣其意

不煩結搆而機杼天然結處尤有自厓而反君自此遠矣之妙 王阮亭先生

結體命筆俱近退之自是文之最上一乘 陸冰修

送翁武原詩序

錢唐翁君武原來京師謁選得黄州倅行有日矣翁君故善詩爲賦別詩四章諸與君遊者皆和之謬以予能文屬予序黄州楚名山水處也江出夔峽下荆渚合洞庭沅湘會漢沔以至於黄瀰洴蕩潏浩無涯涘隔江武昌石門諸山峰巒隱見縈繚萬狀憶十年前中表兄楊簡菴令黄陂予一再過其地輒游眺竟日獨赤壁不在今黄州後人多怪子瞻之誤按圖經嘉魚有魚嶽大崖之山瀕江爲赤壁北可望烏林陸口宋謝枋得曰予自江夏泝洞庭舟過蒲圻望石崖有赤壁字其北岸曰烏

林亦曰烏巢上有周瑜廟此爲瑜戰地無疑考之史皆合蓋古蒲圻地今屬嘉魚也黄州之山則名赤鼻地志曰赤鼻距闓而近北望武磯是也亦名赤鼻桑欽水經曰鄂縣北江水右得樊口又左逕赤鼻山南是也子瞻博極羣書不當從俗訛鼻爲壁豈其撫江山之如昨悲英雄之易逝偶借以發一時憑弔之感其誤謬有不足深論者耶夫攬山（妝本題只一語大好筆力）川之勝詳攷故蹟此賢有司事也若大道情念離諸君予言脩矣簡菴從子陶雲今方以觀察蒞黄陶雲好古工詩亦愛予文相見必善遇君君試以予言質之

單拈一事澹宕而多風　王阮亭先生

送張君之南寧別駕序

南寧古邕州地當桂林西南徼瀕大海外連交趾是惟颶濤瘴霧毒熱之區蛟鱷蝮虺之所窟穴林蠻洞蜑鳥言卉服之民之與居仕宦者往往不樂其地而別駕所以佐守然有分職或主錢穀或遊徼盜賊厪厪其職之所司不敢旁及吏民持牒愬却案畧不敢省不者爲侵官故雖有瑰奇特立之士思自建豎恒鬱鬱無所表見嗟乎豈朝廷設官意哉長洲張君鼒如令登封仁慈尚教化尤自愛力矢廉潔登封人信之曰廉令也位於其上者皆信之曰張君廉令也以卓異聞於朝朝之卿大

夫皆信之曰張君廉令也而今例令以卓異舉者得爲御史給諫其次亦爲曹郎君廉顧皆不得得南寧之别駕以去其心獨能無介介耶雖然君皦然守古道者也士守古之道者內外遠近劇易惟上所任使皆可自見故夫謂君不樂於茲行者淺之乎知君也於其行序以送之

尺幅中具無限感慨低徊欲絕信乎下筆有神　毛稚黃

贈戶部尚書王公祀名宦錄序

世祖章皇帝師入關仗大義驅逆闖賊潰西遁而青豫閒多爲賊保聚元年八月墨勒根王議遣兵下山東河南前戶部侍郎淄川王公時在京師懼東省桑梓地一旦重罹兵乃身出邀說王曰殿下奉命討賊灑中原不共之讐甚義電捲飈馳不旬日而平幽燕甚武畿輔以南亾不釋耒倚機傾耳以待命者然殘寇餘孽所在保聚二東三河聲教未遍驟以大兵臨之恐民情疑畏堅其附賊之心且兵法有先聲後實者請按甲休兵遣一介之使宣揚義聲則兩省可傳檄而定墨勒根王大喜奏遣公以原官招撫至德州以書諭城中陳利害旣禍

降之諸郡縣相繼降至濟南稍稍置官吏收版籍布威德衆志大定東次青州趙應元者黠賊也擁衆數千僞乞降公信之不設備應元乘夜襲青州城陷公死之嗚呼當申酉之際海寓土崩大河南北受僞命負固者相望蠭屯蟻聚至不可勝數然小民何罪數年之內雖次第削平而老弱苦係累丁壯膏野草民之離於鋒鏑者不少矣公單車馳尺一之檄下五十餘城淄兖海岱閒晏然若不知有兵革事功顧不偉與或者以青州之陷咎公之疎天下事患固生於意外而變起於不及防旣

已出身犯難詎能一一逆覩禍福特視其幸不幸耳在
易需之夬曰需於血出自穴需濡也血傷也君子痛生
民之塗炭戚横流之未已將濡跡以濟之雖傷不顧若
其出不出天也然則公之心獨苦而遇可謂不幸矣公
死再閱月將軍哈哈木率師復青州擒趙應元誅之事
聞詔贈公戶部尚書予祭葬官其一子後三十餘年幾
輔學臣以士民請檄祀公名宦公之從子學士君又徵
薦紳先生詩若文紀其事而屬序於予按祀典有功德
於民則祀之死勤事勞定國則祀之使公非有功德於
民旣三十餘年矣士若民何所不忘於公而請祀之耶

嗚呼可以觀公之事矣公諱鰲永字蘅皐別號澗邈世
爲山東之淄川人

有體有法要是名手文氣亦近西京　陸冰修

送姪璿遊太學序

邇者廷臣言太學人才所自出比入貲者多無以稱上廣厲至意願下明詔令學臣選茂才異等者郡學二人州縣學一人以名聞貢入太學詔曰可於是吾郡以璿應詔予於璿爲族父行又常從予遊其行也何能已于言上之人操以進退天下士者文而已耳而原乎其意亟亟焉欲得天下士而用之者又不以文益生民之治否中外之利害得失一代之理學事功節義皆待此數干輩科目之士羣起而任之而今蒔所爲科目之文守章句攻訓詁驅天下瑰瑋卓犖傑出之才俛首而束縛于其中方且相習爲丐貸剽竊空疏無用之學以徼倖於一日之得而不知所返是故所養非所用豈上之意固然耶吾邵氏之先實祖康節自淵清公扈蹕而南派衍吳越間宅不敢遠引絜谿文莊公游歷中外所至著清譽正德中忤閹瑾幾蹈不測晚以請養歸講學東林得濂洛之傳武林弘齋公嘉靖初以議禮忤枋臣拜杖遠戍著書數百萬言學者私謚弘毅先生今年予客越得讀其書所謂三弘錄者益想見其爲人相距二三十年閒東西四百里兩鉅公巍業相望若吾宗二華然嗚呼科目如是可謂無負矣璿內行醇備事親孝居三世

不析籍力學者古自六經以追史漢唐宋大家皆涉其藩舉業之言亦能高出儕輩以故名駸駸起使挾此而希一日之倖何難顧予望璿不止此方今賢士輻輳太學如東漢郭林宗符融唐何蕃歐陽詹宋六君子之流表表史冊者今固宜有其人然求其可與講道德貫古今者終身得一二人已足願益讀書慎交遊務爲有用之學以庶幾文莊弘毅所樹立使世謂科目有人詎不偉哉曩予客京師久名公卿及四方賢士往往親予試持予言以往諸君子且幸教璿也

歷泝家學而勉之諄諄閎論卓識中有矜慎處斯眞古人斯眞古文　毛稚黄

張水部歸養詩序

六經之教惟詩善言情而情莫切於父母之養顧三代之盛也臣子往往不自言其情而上代爲之言小雅四牡之辭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解者曰諗念也知汝以養母之志而來念也夫使臣不言而上委曲言之如此使其請之有不聽乎故其時無不養之親親無失養之子而南陔白華華黍作焉三詩皆笙詩亡其辭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以養其親如華之潔也自是萬物咸遂其養而王道成矣故繼之以由庚崇丘庚更也言物雖更變託於大丘

之上靡不遂也及其旣衰上旣不能周知臣下之情而臣下亦無由以自達乃不得已而託爲憂愁哀怨迫切之音以庶幾於上之人之聞之也而采詩者亦備錄其辭列之變雅祈父北山諸什是已聲音之道關乎盛衰信夫 今天子孝治天下士大夫親老無他子者得終養如著令水部魯菴張君以壯年歷官曹郎有聲譽一旦念太夫人春秋高自其曹之長爲請於朝以養歸諸與君遊者皆作爲詩歌以美其行余得而讀之大要其情潔其旨厚其詞渢乎爾雅類有合於南陔白華華黍所稱詠而非祈父北山憂愁哀怨迫切之音可髣髴也

然則是詩之作且以鳴王道之盛焉其傳也固宜詩見冊子中者若干人四方之士皆有之屬毘陵邵某爲之序

文用說詩體風神澹宕在子政南豐閒 毛稚黄

豁堂語錄序

華菴上人持其師豁堂語錄若干卷自錢塘走京師三千餘里屬予序予未習佛家言而嘉華菴之意乃爲序曰夫學佛者之有語錄猶夫學儒者之有集云耳自穆子三不朽之說並立言於德功而後之學者莫不鉥心擢腎疲畢生之力以蘄成一家言傳後世然閱攷前史漢藝文志所載至隋已亾十六七歐陽修稱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多至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二卷宋存者僅十二三以今日所見求之宋元明亦復如是嗟乎是皆世所稱能言之士也其文往往汪洋奥美震動一世之耳

目世之好奇愛博者往往慕說稱道之而數十百年閒已凋殘磨滅不可勝紀彼其說雖未必盡合聖人然類多依本孔孟之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禮樂刑政治忽之大端穿穴鉤蠹以成其說然猶不能傳遠如是況乎虛無澹泊如浮屠氏之言者歟聞浮屠師有達磨者以爲三藏皆筌蹄不立文字而後世學其學者顧喋喋呫呫欲以信今而傳遠毋乃惑歟雖然吾見世之號師弟子者輕棄師說守之不堅甚者角立門戶不幸遭離禍患死亾則自諱其師更名它師者有焉今華菴表揚其師於旣亾之後篤信自守華菴之賢有吾儒所不能及

者矣豁堂爲臨濟宗其傳遠有端緒常與今相國益都
馮公交相國欲延致之京師豁堂堅謝旣示寂相國銘
其塔而新城王阮亭先生語予曰豁堂本儒者其詩清
麗可誦云

原本韓歐二公之旨不粘不脫是其佳處　王阮亭先生

近日士大夫沉溺二氏殆不復知六經爲何等語子
湘斷斷斷斷斷操昌黎遺矩了不過狗便是空谷足音
中一段歷落鄭重令讀者猛然不敢作慢易閱過品
格卓絶　陸冰修

送孫太史周儀部出使安南序 代

皇上天覆地載。薄海內外。悉主悉臣。四裔之君長。爭數譯稽顙闕下。使節往來。冠蓋相望。而安南於諸國尤恭順。先是逆藩搆亂。道梗塞。又其國再易主。顧懃懃不忘天朝事大之禮。勿懈益虔。上嘉其忠。詔遐廷臣通達國體知使事者。滿漢各一人往諭祭其故王。又滿漢各一人往賜璽書。襲爵如故事。上親灑宸翰。書忠孝首邦四字賜之。恩禮有加。於是編修孫君。儀部周君承命以行。朝之士大夫。皆贈以言。予聞按史冊。安南。古交趾也。滇粤以南。古城。真臘。滿剌加之屬。雜國以十數。安南

最大。宋元來世備外徼。明永樂間。常用兵郡縣其地。不數年輒叛。宣德間以二楊議罷之。復其國。然而終明之世。叛服不常。今天子仁聖神武。或逆節萌生。王師所臨。籜飄席捲。而守禮之邦。則寵嘉而褒異之。薄其貢入。不利其土地。深合古聖王御遠之道。而安南亦明於逆順。王享惟謹。所謂守臣交得者也。何其盛歟。又聞弘治初。翰林侍講劉戩使安南。宣詔明日遽行。所賂遺珠香犀象。及橐中裝直可數千金。峻郤之。一無所受。交人愧服。爲建郤金亭於思明道中。今兩君皆博雅君子。以學行受上知。視戩所爲。無足深異。兩君行矣。當必有增重

天朝炳烺史籍者。若夫交遊之離合。羈旅行役之勞。山川風土瘴雨蠻烟之異俗皆小者也。故不書。

立言有體筆意夭矯卽何減送殷員外序　埜氷修

吹萬集序

楊子聞緒令餘干之明年余以粵遊經其邑楊子余中表親也喜余至延之署中歡洽累旬日乃出其詩曰吹萬集若干卷屬余序吹萬者何本蒙莊吹萬不同語也蒙莊氏之言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呺故其所爲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似汚者極衆竅之不同也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唱于者唱喁者衆竅之聲之不同也然而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翏翏調調刁刁而自合乎籟者則無不同古今之詩亦然詩自三百篇離騷而下有漢

有魏有六朝有三唐有宋有元有明有今海內稱詩家其不同也猶夫竅也其音之洪纖高下正變淸濁剛柔嘽緩促急和平噭咷之不同猶夫竅之聲也而要其緣乎情沿乎法各鳴其胸之所欲言而抑之而成聲則無不同不成聲不足名詩余怪夫百餘年閒譚詩者之曰陋也主漢魏三唐者詆宋元人詩曰旁門曰小乘主宋者詆前之所作曰贗曰剿甚則怒其子孫乃并其祖父而訾之波流雲擾詆諆蠭出不惟其是之折衷而規規焉分流派別異同以蘄其勝而後已譬之三尺童子截六寸之管空其中而吹之偶得一二聲守之不變且號

於人曰吾之聲可使景風翔慶雲浮吾之聲雖師曠之淸角鄒衍之吹律無以加噫其陋也余以謂詩顧其成與不耳成則皆足以傳而流派異同固可亡論楊子之詩初喜劍南近乃喜讀少陵大要能自鳴其胸所欲言而抑之而成聲者進而不止則其詩之可傳亡疑余學詩三十餘年詩亦屢變今老矣愧未有成顧廑能言之楊子將以余言爲轂音乎哉

仁和李氏宗譜序

仁和李生祖望請余序其宗譜余許之而未暇以爲者三年於茲每見請益堅噫生之用心抑可謂賢矣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其五曰宗以族得民註曰宗繼別爲大宗收族者也余嘗以謂三代以後宗法既廢而先王尊祖敬宗收族之遺意廑有存者莫重於譜系李覯有言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上盡高祖旁盡三從上盡高祖則遠者忘之矣旁盡三從則疏者忘之矣人情忘則遺遺則散散則交臂不相識慶弔不相往來甚者相奴隸媵僕而不相卹人道幾何不淪胥耶若譜系

明則不然自始祖而下吾身而上苟世次名諱之可知者靡不詳載世次名諱之既詳則雖親盡服盡吾猶得而收之而不至於遺且散故宗法雖不立而大宗之意猶有存焉嗚呼不綦重哉今世類不講譜牒之學世家子弟往往以門第高人而高曾而上或不能舉其名者有之而其得姓所自支分派別之所由雖號稱士大夫或不能悉可慨也李於仁和非著姓顧其傳頗久宋高宗時諱豸者扈蹕而南董龍舟之役杭人稱爲船李豸十五世孫諱官明萬曆間以工篆籀選爲禮部儒士譜其所輯也距今七八十年祖望綴拾而更新之又乞當

代名人鉅公序言多至數十首抑可謂賢矣按譜岀李耳。垂二千餘年。凡李氏王侯將相畫像傳贊具在。余頗疑其厖雜。自豕以下。乃皆犁然可考。傳曰禮失而求之野。有韋布之士。委巷編戶之民之所爲。而學士大夫乃反不之及者。獨李氏譜乎哉

能於大處起議論無小家數　毛稚黃

南城程氏族譜序

建昌之南城曰金斗程氏者其後人某抱族譜介而謁序於余余嘉其誠不能辭南城於郡爲治在黎盱二水之交鳳凰山之陽其民尚通而善賈其世家巨宗則敦詩書尚氏族傳世遠者或千餘年不絕故尤重譜牒之學聞前明時郡故饒又分建藩邸其雄堞樓櫓之傑麗臺池苑囿之高深鐘竽節角漏析之喧歌舞騎射弋獵之娛樂與夫奇花異卉讌會醪醴之盛直爭雄於姑蘇錢塘㳙余常誦其鄉先生羅圭峰玘之文所稱說者如此今年余以客遊至其地乃大不逮所闘井屋蕭然闤

闠之區斥爲甌脫者猶十三四詢之邑人則曰江右三十年間再燬於寇而吾邑尤甚故瘡痍至今未復因而屈指其鄉之世家巨宗蕩析播遷不能保其世者在在而有朱邸華屋塵爲劫灰而區區圖牒之散佚文獻之彫喪葢不知凡幾矣於是而弗墜世守益之潤色非賢者能與程氏系出高陽世爲重黎氏與司馬氏同祖周成王時始封程遂以國氏程伯休父其後也自是代有顯人五代之季有名淊者遷休寧閔口自閔口遷始家南城之年角元末名世亨者又由年角遷金斗則今之遷祖也余按歐陽氏譜中間失世次者而蘇氏譜三

世而上失其次明李空同譜曾王父而上失其名而程
氏之譜自周至今歷二千七八百年獨能緜聯珠貫世
系犂然雖遭亂而獲全爲不易得抑聞之譜所以傳信
也近世氏族之譜往往由子孫無識好牽連傳會遇有
尉佚必求其人以實之甚者僞譔諱字世次牴牾正史
爲識者所笑嗟乎彼三先生者其讀書考据豈遽出今
人下耶胡聽其闕失也余謂程氏譜第當著其得姓所
自而支分系別則斷自遷金斗始明初盧陵解學士縉
精譜學江西一省之氏族源流婚姻宦閥無不貫穿吉
與盱接壤今豈無傳其學者君歸求其人試以余言質
之以爲何如也

作譜序與一邑之盛衰相感晚大家在在有此前幅
中能直寫它人文字三四行一氣轉折如自運固非老
手不辦　靜山

代寧陵縣志序

寧陵古葛伯國湯所始征也春秋桓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一見於經其後無可考亦曰沙隨成十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衞侯宋華元邾人於沙隨是也地在今縣西寧陵之名始見班固地理志而後世因之舊志稱漢元狩元年始置縣是也縣之有志明嘉靖間創於呂司寇公坤 本朝續而修之爲邑紳李公若星今繼修之而以序請者邑令王君也寧陵爲下邑地褊而瘠然綰梁宋宛洛許潁江淮之衝明自中葉時頗困共億又瀕大河歲有人徒畚鍤之勞前志已卹卹乎憂之迨明末造流寇往來蹂躪隤垣堙塹井屋蒿萊一二遺黎驚竄於青燐白骨閒寧之爲邑幾不可問及 皇清受命統一寓縣兩河之閒復爲樂土民生自童穉以至垂白不見兵革五十年於茲矣今覽邑志所載城隍峻深廛市鱗比學校署舍以至道梵仙釋之宮有廢畢舉加之年穀屢登戸口殷殖其君子敦禮讓說詩書其細民勤生力田以致蓄藏視史册所稱古先王遺風殆未遠遜蓋自 今上御極以來省繇賦屢蠲復勸農桑益務與海內休養以無事然後湛恩汪濊日所入出泳沫露溉垓宇之大生息理極雖窮陬小邑物靡不得其所故

邑志之成適際其盛而抑知上之人涵濡浸潤如是之深且久而後致是哉按周禮外史氏掌四方之志上之天子欲以周知列國都鄙州邑之盛衰與民所樂苦今國家方修一統志薈萃天下郡邑志書悉詣送上如古外史所掌夫覘一邑可以知郡覘一郡可以知天下然則邑雖小亦將有取於斯志云爾王君名某金谿人起家孝廉能以經術緣飾吏事宜得書

文氣古茂有體有法此爲大家正宗

青翰草序

南昌彭子覲宸以副榜例當貢太學意鬱鬱若不自得者毗陵邵子語之曰以子之才而浮沉遇不遇之閒其鬱鬱固宜顧今日科舉之學何如哉士習四子一經兼通其傳註僅數十萬言然不竟讀也主司不以命題與集註之無益於帖括者塾師率汰其三之一而卒業焉已又取時文之剽販丐貸骫骳庸瑣而已售於有司者數百篇課之畧成誦已又取坊刻策論表之與時文類者數十篇瀏覽之大較不過二十餘萬言子弟之頴者月計月而畢乃昂然出而應有司之求用之弋科名去

而躋顯榮者葢比比矣閒有卓犖瑰偉之士稍知博涉經史又不幸負能文章名則去科舉之途漸遠其學葢肆則其去之也愈遠流俗乃爲之説曰是不合於有司之繩尺嗟乎繩尺安在哉如此而得我從之而未必得矣如彼而失我矯之而亦失矣然而剽販丐貸骫骳庸瑣而遇者十九卓犖瑰偉而遇者百一則又似有繩尺者存子之才固所謂去之漸遠者也而猶介於遇不遇之閒子則幸矣又何鬱鬱爲且夫學者讀書纘言非務博而好勞其中必有所以確乎自信者吾苟有以自信（得此一轉方有身分）詎以外之倪得倪失者爲重輕哉彭子喜曰先生言是

也會梓近詩一卷曰青翰草屬余序余乃誦前語令弁其端其曰青翰者何蓋彭子以能文章受知家靜山提學按部所至輒攜彭子偕詩多舟次所得因以名云

說得極痛快處正爲作者身分青翰意末句畧點最得法 姜西溟

少司馬王公奏疏序

王公起家明萬曆丁未進士崇禎初歷官甘肅廵撫入爲戶部右侍郎攝尚書事最後以兵部左侍郎總理五省督勦有奏疏如千篇定其可存者釐爲三卷明自思陵御極十七年間水旱盜賊交訌中外搶攘萬目而萬難措手者曰兵曰餉籌餉則苦兵冗而糜餉籌兵則苦餉匱而兵飢馴至中外交困而誤遂貽於國事公三任皆當兵餉責而尤難者在總理之役先是上憂賊跆籍楚豫特設五省總理命盧公象昇爲之豫撫則陳公必謙二公戮力討賊數有功未幾盧公入援陳公以人言

去上難其代者乃命公以兵部左侍郎出總理五省兼攝豫撫蓋崇禎九年十月也蘅讀公陳流寇情形及催援兵定營制諸疏大要老成持重不肯僥倖不可必之功以誤疆事有曰臣區區一念樸誠從實地做起庶幾有効不則可以欺人不可自欺更不敢欺皇上嗟乎三代以下安得此純臣之言趙充國云兵者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惜爲主上別白言之公意類是與跡公當日任事僅九閱月兵無專兵餉無專餉故左措右拄亦不能大有所創而混十萬蛤蜊圓瓦背紅旗諸賊竄伏嵩澠宛葉閒者竟公任亦不得逞不可謂非公功也

繼公而總理者爲熊尚書某熊故喜功好大言賊旣以撫紿熊熊亦以撫自紿善乎公之言曰力勦而後可撫勦不力則以撫誤而撫必不堅嗚呼公固見之蚤矣不幸公言而中至於穀房之變張獻忠羅汝材兩渠相率颺去如猛虎之跳踉火之燎原江河之潰決奔軼四出而不可復制而熊亦自悔其失策雖身伏歐刀而賊禍愈烈矣嗚呼悲夫又讀公備陳南陽災荒疏竊歎明祚之亡已決於此當是時豫楚洊離兵旱地赭數千里人相食而南陽尤甚公抗疏請蠲詞至慘痛不可讀卽朝上而夕報可猶懼亡及而部臣泄泄循習故常第曰南

陽十三州縣災有輕重槩請蠲免恐餉匱難支嗚呼兵以缺餉而折而入於賊民以飢饉賦歛驅而爲賊兵與民日少賊日多而卒莫之悟以迄於亡雖曰氣數豈非謀國者之不臧有以致是哉或疑公五疏乞歸似以賊遺君父憂此非知公者開反覆公疏以原公之心公始拜命慨然以殲賊自矢迨以無兵無餉之總理提空名於諸將之上稍稍形見勢詘而會武陵驟枋用陰有所主遂聽公歸而公亦不得不去藉令不去必有掣之肘者嗚呼甲申之變公七十老臣跧伏田野久矣顧不難慷慨以身殉況親荷烈皇帝倚任之隆詎不知主憂臣

以議論代敘事補筆最高

辱而肯便文自營以弛擔爲全軀計哉竊又以悲公志之不遂爲可惜也公名家禎號軒籙大名之長垣人康熙庚午公季子元烜以名孝廉宰吾邑出公疏稾命裔校讐因具論之如此公死節及它行事宜詳史傳者皆未之及也

文特撮其大要然有明末運禍亂之原已盡於此向見王公與楊忠烈往來書服其先見不可無此文一爲闡揚觀其詳畧處可悟文家輕重之法　姜西溟

毘陵邵長蘅子湘 纂 一名衡

記 書後 雜著

飛來峰記

武林諸山以峰名者百數飛來峰最奇峰之奇以石以巖洞峰高五十丈許緣址至巔皆石也石之狀稜者瓜者劇者植者仆者兀者獰者獸相搏者駢筍者卓筆者鶩若飛墜若壓者奇詭萬態而無一相肖北倚大澗削壁橫展百餘丈石益奇多樹木少土樹多楓樟櫧桂杉冬青石楠大者圍三尺餘冬夏蒼翠藤蔓纏絡之根出石縫鬱屈如虺蛇蟠怪石上澗北爲冷泉亭亭之勝亦以峰不爾亭無奇也巖洞在峰麓有三曰龍泓曰玉乳曰射旭龍泓洞深廣二室其上圓穴仰望見青天如在井中又名通天洞也旁一竇直下深黑相傳有人深入數十里聞舟楫波濤聲反在頂上蓋錢塘江底云出洞折而南爲玉乳洞空廣倍龍泓三面巖戶洞豁谽谺相通人如行屋廡下石乳下垂青瑩膩滑閒作紺碧色壁閒泉水涓涓下滴窪石大旱不枯又西爲射旭洞亦名理公巖腳皆空嵌浮土上石乳益玲瓏有曰倒垂蓮者圓徑丈下拄不及地尺許垂瓣垂垂疊上而銳末也

鏤刻然遊人側肩從華瓣間度最爲奇絶又行十餘步旁得石罅陿僅容身穿罅中出循峰麓而西爲蓮華峰是下竺之後逕矣理公名慧理晉咸和間來登此峰曰吾國靈鷲山小嶺不知何以飛來其說頗怪峰顱以此得名洞皆有題字今苔蘚剝蝕不可讀余遊蓋丙寅二月也

筆墨峭蒨與峰爭奇讀之如行叢巖積翠中面面烟雲衣袂欲濕　毛稚黃

夜遊孤山記

余至湖上寓輞川四可樓已半月輞川者家學士兒戒菴別業也樓面孤山暑甚未能往七夕後五日雨過微涼環湖峰巒皆空翠如新沐望明月上東南最高峰與波溶漾湖碧天青萬象澂澈余遊興躍然偕學士呼小艇渡孤山麓從一奚童登放鶴亭徘徊林處士墓下已捨艇取徑沮洳開至望湖亭凭檻四眺則湖圓如鏡兩高南屏諸峰廻合如大環葢亭適踞湖山之中於月夜尤勝亭廢今爲龍王祠西行過陸宣公祠左右有居人數十家燈火隱見林薄並湖行三里許足小疲坐西泠

橋石闌學士指點語余曰宋賈似道後樂園廢址在今葛嶺又記稱水竹院在西泠橋南左挾孤山右帶蘇堤當即此地嗟乎嵐影湖光今不異昔而當時勢燄之赫奕妖冶歌舞亭榭之侈麗今皆亡有既已蕩爲寒煙矣而舉其姓名三尺童子猶欲唾之而林逋一布衣垂六百餘年遺蹟顧至今尚存何耶相與慨歎久之孤山來經僧舍六七梵唄寂然惟鳳林寺聞鐘聲寥寥也作記以遊之明日

烟波嫋娜得六一坡仙之逸昔人評畫以逸品居神品上也 毛稚黃

萬柳堂記

今相國益都馮公於都城崇文門東治園一區因其突者壘之爲岡阜爲陂陁因其窪者疏之爲池爲淵因淵之曲折跨以爲橋作堂三楹其中繚以横檻旁植舍桃梅李之屬百本而柳最多至不可數計因名其堂曰萬柳康熙己未春予客京師數往遊旣得謁公於邸第退爲之記曰夫立於百僚之上以身係天下安危忠言嘉謨致於上利澤被於下而已常任其勞此古大臣進而相天子者然也優遊泉石之閒弋林而緡淵羣萃則有朋友琴酒之娛獨居則有詩書吟咏之樂此退而逸於

家者然也二者往往不能相兼歐陽永叔年四十餘即思買田潁上旣由翰林致位兩府閱二十年願迄未遂自序其思潁詩以爲有志於彊健之年而未償於衰老之後深以爲歎司馬溫公當神宗時退居於洛十五年其身逸矣顧其時青苗助役農田水利新法紛紜溫公以言不行不在其位老成憂國之慮當有鬱鬱不自得者國家自甲寅以前朝廷宴然海內乂安無事公是時已經始此園旣而滇黔用兵邊陲蠢動賴 天子神聖大臣協和襄贊五年之內次第削平而園亦適成蓋公以忠誠寛大爲 上所倚任常屢疏乞休堅不聽公歸

此二段他人不能到

與乎於主道行於時故功成而人不驚而公因以其休暇得寓其樂於此入則謨謀廟堂出則徜徉林麓古人所願慕而不能得者而公得兼有之噫何其美與又聞公於園西偏闢屋儲鐵收棄子設義塾掩骼胔細至昆蟲飛走皆被其澤而園之中遊者雜遝飲者呌呶以及販夫野老肩摩袂接於履席之間然則推公之意殆將忘勢位齊物我欲物各得其所不僅與平泉履道爭奇一樹一石誇都人之美觀已也元廉文正公希憲常作萬柳堂遺址在今豐臺左右論者以公慕文正為人因仍其名按史稱文正以天下為任振舉紀綱綜覈名實其不苟取與公埒而公之德有過之者昔韓魏公以醉白名堂自比樂天蘇子瞻為之記以謂君子處已也厚取名也廉故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公自比希憲意與魏公同惜乎予之文遠不逮子瞻也抑揚有致

中一段寫出先憂後樂之意最有地步作者極得體裁處前後文情繚繞照應自然　王阮亭先生

毛會侯垂竿圖記

予嘗命工圖予像凡五曰展卷曰課耕曰垂竿曰遊岳曰蕉團而自爲長歌題其卷有曰如此溪山吾老矣釣船蠟屐明年始時康熙庚戌也其明年予以事牽顧莫之遂予家兩湖之中西望滆子東距笠澤漁人罟師之所往來煙帆之所出沒歷歷可指數心甚樂之私計他願卽不可必當治一舫浮家泛宅徜徉兩湖以髣髴圖之所爲垂竿者亦足慰矣又明年始買一舟復以奔走衣食去客豫章年餘歸江南又客吳門忽忽五六年舟亦敝壞矣今年來客京師則予之願又無由而遂焉

遂安毛君會侯起家進士令祥符有能聲尤工古文辭方以博學宏詞徵詣闕予遇之京師出小像屬予記與予向所爲垂竿圖乃大類予復於君曰夫翳嘉樹坐磐石投竿而漁此貧賤之士之所樂也君以文章政事顯於世將大用而反若有慕於貧賤之所樂此其意甚高然以貧賤之士願之十年而不能遂者而君欲兼而有之是必不得之數也屈原之滄浪蒙莊之杏壇未必實有是人皆藉此以寓意君之圖亦寓焉已耳吾聞桐廬巖壑幽勝其地有嚴子陵遺風意必有石隱之士如鑿坯披裘之徒姓名不聞於人聞者君倘得見之乎顧君

與予則非其人也

冷甚妙甚〇皇甫謐高士傳以姓字不可得聞者爲

上用意最深予湘此文同意 上阮亭先生

蕭疎散朗絕去近手畦徑非鶴舫未易與作爾語 陸

冰修

問津園記

士苟抱曠遠之識負遺世軼俗之情非必伏閑隱隩逃蓬藋而茹薇蕨然後樂也隨其所之皆有以寄其所適設非其人强而處之山岨水涯之閒孑孑焉不能終日甚者導憂而增慨者有之無它秉所得者異也曾庵張君始官京師爲水部郎常闢所居旁隙地鑿淵疊石廠以華堂周繚文檻顏曰一畝居自曹歸則杜門掃軌而時與海內文章士之客京師者觴詠其間余過而樂之爲賦數詩有曰磴危仍綴菊澗仄亦遊魚又曰明日還來過新詩許更聽蓋紀實也未幾君以親老乞歸視去

官若脫屣然僑居津門方治所爲問津園者一樹一卉皆手自灌植日往來園閒甚勤今夫京師固榮利之藪而干勢者進之人所輻輳而奔走也雞鳴而出鐘動而未休黃塵眯人馬上咫尺不相見營營然東西騖馳彼方自謂志得而津門北近海南通江淮是惟舳艫魚鹽錢銅果布杉楠之湊其俗趨賈爭擁貲自封閒亦聲伎讌會相徵逐以是爲豪耳而君所樂顧皆不在此余自京師南歸舟行抵津門訪君君喜觴余問津園因屬余記蓋園之大視一畝居可四五而贏塏爽閎曠亦復過之中爲堂三楹左右翼以回廊幽室堂之後屏以茅亭

堂之前稍左俯以峻閣登閣而眺則海氣泱漭千里一白而潞河北來衛水東注其間浦樹沙禽風檣魚網出没掩映於几舄間亦勝觀矣而園之主人益蒔花木庋圖史徜徉吟詠翛然泊然視世之所有舉無足介其懷者蓋足於內者無待於外君所得與其所以樂固有異乎人者園亦寄焉而已園舊爲其公題額或曰其地嘗有隱君子耦畊也因以名云

結有遠神

前後掩映縈廻其文其境與人皆翛然自遠　毛稚黃

嵩陽書院記 代

書院非古也古者三代之學嘗出於一其時自家至州閭鄉黨以達於王國無不立學之地自國子至庶民子弟無不學之人自春夏秋冬歷之三年九年無一日去於學而又取卿大夫之致其仕而歸能以道得民者爲之師其德則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則孝友睦婣任恤其術則詩書禮樂士之生其間者奇衺淫僻之說無所惑其外干進者祿之念無所動其中其於聖賢之道若繒布稻粱服食之不可斯須去也故及其教之成上之公卿大夫士皆得其人下之道德一風俗同三代之盛大

率由此逮嬴秦滅學歷漢唐宋元明千餘年間學或興或廢其所以教者要非古法師弟子羣居族處上者講章句課經義爲干祿之文下者責贄脩徵逐酒食號稱子游氏之賤儒而已葉適有言州縣有學徒以聚食而士之俊秀者不願於學蓋宋世已然於是一二有志之士聚生徒設學舍奮然於千載之下講求斯道於千載之上而科舉之學與性命之學始岐而爲二而當時右文之君往往卽其地賜經史置校官書院之興蓋昉此矣夫學校所教如彼師儒所講如此二者果岐而不可合哉識者憂科舉之陋常思有以變其法矣而卒不可

變夫無變乎今之法而有以合乎先王之道此賢者責也豈世果無其人哉登封有嵩陽書院建自五代宋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當時所稱四大書院嵩陽居其一自元明訖於本朝廢興屢矣邑人大名兵備副使耿先生介家居講學毅然興復邑令張君壎力襄之於是二程朱子有祠會講有堂燕居有室生徒誦習有舍旣成集諸生讀書其中每月以朔之三日課藝即今時所爲科舉之文以越望之三日講學先生之言曰今日論學不必煩爲之辭鄉於舉業加一行字使修其辭爲有德之言見諸用爲有本之學嗚呼循乎今之法而能合乎先

王之道於先生見之矣先生誠賢者耶古所稱鄉大夫之致仕而教於其鄉以道得民者其在先生耶慶曆中胡安定瑗教授蘇湖海內方尚詞賦獨瑗教以經義時務湖學蒸蒸多秀彥於是有司請取瑗法爲太學式今天子重道崇儒表章四子六經頒示中外其廣勵之意綦厚誠如胡瑗故事取先生法下郡縣使博士之所以教弟子員之所以學畢出乎此自一邑移之一州自一州移之天下即所爲科舉之學而各有以自得夫聖賢之道教化之成其何難之與有張君爲吏廉仁愛民今以治行當遷秩去來請曰願有記余幸獲以文辭厠

名詁先生後而又喜教化之將行也遂記之若夫興廢沿苹之詳庀工之月日載書院誌及湯先生斌記中可互見者皆不書

元元本本奄雅肅穆真湛湲經術之文曾子固宜黃學記李泰伯書院記後得此可鼎足 王阮亭先生

重建始祖康節公祠堂記

皇上以天縱之聖。闡神理學。謂性學之傳。自孟氏後。至
宋儒始明。而周程張邵朱六子。獨得其宗。乃親灑宸翰
書學達性天字。分賜六家後人。俾揭於祠之楣。衡始祖
康節公諱雍祠在河南伊川先塋者。得邀寵賜。奎章
下被。輝映几筵。甚盛事也。而衡所居毘陵之章湟里。故
亦有始祖祠。蓋先君子治命而衡實成之。有司歲以春
秋二仲奉牲幣承祭如著令。族父老相與謀曰。惟是
聖天子崇儒重道。與賢有司之春秋致禮於先祠。以奉
上德意者。甚隆。而故祠庳隘。弗妥弗虔。懼無以稱鉅典

會江西督學道裔孫延齡侍讀學士裔孫遠平各致白
金如干兩。謀新祠宇。遂卜址於敝廬西數十武。背坎面
離。地勢塏爽。近縈清溪。遠屏翠巘。經始於己巳八月十
二日乙亥。至十一月某日訖工。中爲堂三楹。左爲別室
以貯祭器。前爲門爲廡。庖湢有序。更衣有所。級崇除坦
棟宇翼如。凡用木以丈計者。大小四百五十。甎甓以片
計者十一萬三千。灰堊以斤計者四千六百。礦石三十
丈而贏。匠人圬人以工計者三百八十。役夫倍是而贏
三之一焉。屯膠煤絲鐵之需稱是。總計費白金以兩計
者二百一十有奇。衡費率當十五。成先志也。既成乃鑱

石於壁以識月日捐金者若干人例得書

通篇不著議論手法高潔　延齡辛丑通籍後即欲於

吉州建公專祠忽忽二十餘年此願未遂毗陵衛弟

已尤某爲之讀祠記殊增媿色　延齡識

息莽記

邵子年五十三而治棺顏曰息莽取蒙莊氏語也旣成名戚友子姓落之客有疑者曰夫死者人情所苦也而子一似有所樂者何居邵子曰噫子奚知所以苦奚知所以樂子見夫晝夜矣子見夫寒暑矣當晝而營營當夜而寘寘適然寢蘧然覺常也寒至必暑暑至必寒大暑流金石大寒病皴瘃而人不驚順也夫人於死生亦若是則已矣里之人有病悸而惡夜者夜則怔怔然冉怦然若虎豹之來搏大盜之狙擊其後也其父母妻子爇燭露刃環伺而守之乃得一息之安其親交之覩之

者以爲是有所大苦而無可如何也亾宅失其常也可不謂大哀乎是故神仙之說乘人之貪而誘之也釋氏之說乘人之怖而刦之也惡知夫貪生而生不能幸也惡知夫怖死而死不能辟也吾見可哀也已是故予舉之蟲臂鼠肝悍也楊王孫之命嬴葬詩也劉伶之荷鍤便埋誕也吾無取焉且夫吾形化矣而有不化者存則吾又將以是莽爲蘧廬也而又奚知所苦奚知所樂旣以語客因書之爲息莽記康熙已巳長至日

達生之旨文氣亦近子書爲集中變調

書岣嶁碑後

客自南岳歸者貽予岣嶁碑字皆古文不可識後年餘得楊升菴愼金石文所釋讀之凡七十七字其文曰承帝曰嗟翼（亦作翊）輔佐卿水處（讀作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不辰往求平定華岳泰衡宗疏事裒勞餘伸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最後見衡山誌載楊少宰時喬所釋亦七十七字有訓釋與升菴同者二十一字餘各異其文曰承帝令襲翼爲援弼欽塗陸（句）登鳥瀉（句）端鄉邑（句）仔麄流船暗歇遲眠郎夙

訖冬次岳麓展（音田）陌裂升析踹（音教）罔墮躧往求出竅華恒泰衡嵩陘事裒獻稃挺禋鬱濟塹徙南暴幅員節别界聯魑魅夔魈竄舞蒸粦（音燐）又見沈鎰所釋與升菴同惟嗟作咨洪流作魚池久旅作以此鬱作贏衍亨作昌言竄作鼠永作蒸十字小異鎰亦萬曆間人自言釋此碑時夢長人授以古篆文語頗怪不經按禹碑相傳在岣嶁峰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峰唐宋以來劉夢得韓退之朱晦菴張南軒四先生屢訪求不得王象之輿地紀勝稱宋嘉定中蜀士有好奇者不憚高峻始陟其所濡紙脫其文七十二字刻於夔州觀然不著蜀士姓名

郡邑志稱宋嘉定壬申何致字子一者遊南岳至祝融峰下樵夫引逕隱員屏凡三度澗乃達碑所得古篆以碎膚紙摹之刻石夔門觀及嶽麓書院參考二書蜀士卽何致升菴所得蓋致本傳刻者也宋楊南仲有言古文自漢世知者已希賈逵許愼輩多無其說蔡君謨亦曰古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後人各以意辨識互有異同亾足怪者嗚呼篆繆分隸之學踵謬襲舛世不講久矣況古文乎今讀碑辭升菴所釋較古雅少宰堉歇遲眠不類周秦以上語竝存之俟博古者

論敘俱簡淨有法 王阮亭先生

書嵩山石闕銘後

嵩山無秦漢碑碣惟三石闕僅存其一在中嶽廟南百步東漢安帝元初五年陽城長呂常立其一在少室東邢家鋪西有題名而亾其辭今可橅搨者二十一行行四字其一在啟母祠南百步漢安帝延光二年潁川守朱寵立載啟母廟銘辭二辭皆古雅可誦前有題名十行行七字與少室題名同少室題名有廟掾辛述廟佐同猛趙始此無之而益以掾陳修佐左福二闕蓋一時建者志稱闕疊石爲之相去二丈許而缺其中如闕其空處刻雜花紋及山水鳥獸形皆古拙竊怪嵩高當天下中周營漢都皆近在畿內且其名首五嶽載祀典秦

皇漢武以來意必有刻石紀功德如鄒嶧會稽之比而今無一存者豈風霜野火兵戈之所剝蝕樵夫牧豎之所刻劃千餘年閒遂磨滅無餘耶然則金石刻之存於世者亦有幸有不幸耶石闕刻舊亦不著明萬曆閒傅君元鼎得之始見於山志康熙閒葉君封令嵩陽益橅搨傳之二君可謂好古博物君子矣中嶽廟石闕已不可搨今葉君所搨啟母廟銘較志又闕七十八字相去僅五六十年而石之泐者已如此然則天下何者可恃（緬○邈○無○盡）爲久存者與康熙己未四月一日

語簡而意長　阮亭

書朱文公同年錄記後

右宋高宗紹興十八年戊辰朱文公熹登王佐榜進士同年錄裴禋成帙友人林璐爲之記按紹興十二年和議成誓表稱臣構中有云旣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嗚呼宋之君臣於是乎喪心矣自是媮安偏隅一切修彌文以飾治十四年四月知虔州薛弼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帝大悅詔宣付史館十六年正月耕耤詔曰今疆埸罷警流民復業錄中載十七年三月科舉詔亦曰今疆圉日靖宜令有司蒐取茂才咸與討借善乎林璐之言曰奄奄一小朝廷借貢士以粉飾太平考亭當日讀之必有痛哭流涕而不能已

者又按紹興十七年十一月詔復進士聞喜宴故錄中載五月五日賜狀元王佐等聞喜宴於禮部蓋建炎以來廢宴至是始復也宋制科分五等其上二等皆虛而進士分三甲自太平興國八年後遂爲定制錄中載公名第五甲第九十人璐言不知五甲之制更於何時按熙寧開安石更定科舉法殿試分五等其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而其後沿之而不變或遂以五等爲五甲耶余記問荒落行篋中又無它書可考姑存疑以俟洽聞之士嗚呼自宋紹興戊辰至今歷九戊辰蓋五百四十

二年矣共開豐碑深刻與夫金裝玉軸四庫之書散爲雲烟者何限而是錄以文公故特存道德之足重固如是哉錄今藏杭州朱氏家記稱朱氏寳此五百五十三年亦誤蓋未詳考也康熙己巳五月廿六日毗陵邵長蘅題於武林舟中時林璐殁已三年撫卷泫然璐別號鹿菴錢唐人以能文章名

書金谿兩烈婦紀畧後

兩烈婦爲金谿孝廉張君冠玉之母故娣姒也皆姓吳氏皆蚤寡奉姑以孝稱順治丙戌冬故中丞揭公重熙起兵襲撫州不克走金谿金聲桓王得仁躡之縱兵大掠兩烈婦跟蹌掖姑出遇遊卒拔刀刼姑驚仆地烈婦遽奪持其刀以身蔽姑呼曰寧殺我卒怒殺烈婦次刼娣娣罵不絕口亦被殺而姑竟得免嗚呼兩烈婦之死烈矣無待區區詩文以傳況張君能致詩文如是之夥又奚藉余言顧其間議論有刺謬者是不可不辯

玕江鄧艮之言曰兩烈婦之死死於金王之卒而階之厲者實中丞也又曰於家國無所濟而於鄉鄰大有所禍以是爲中丞罪嗚呼斯言也決天下後世忠義之防而有志之士爲之搤腕衆欲泣下而不能止也自古忠臣烈士遭離百六明知事不可爲然且逆天命犯首禍慷慨赴之瀕九死而不悔者其心固有所大不忍也人情莫親於父母妻子莫愛於身夫人至捐軀命忍其父母妻子以舉事而又遑計成敗利害哉今夫匹夫慕義奮袂而起不旋踵而巽愞觀望踟躕而不敢前者則計較利害之念沮之也而謂豪傑之士然乎哉以余所聞中丞公告廟興師破家出走崎嶇江閩萬山中屢蹶屢奮迨

勢窮力詘苟無復之然後以一死謝天下嗚呼處死如公亦可告無罪矣而炅猶云然鄉人以愛憎爲毀譽固如是哉如炅言則睢陽之屠堃阬之敗不能追荼毒生民之罪而凡史冊所載媮生苟免全軀保富貴之徒皆可自詡明哲而開門乞降賣君父以求榮者且得以保境安民論功矣是烏可哉是烏可哉炅才識庸陋又不曉古文法其文必不能傳而是編已有從而附和之者況於世之以文章名者其立言可不愼與

某旣爲此文寫一通寄張君附孝烈冊中以傳欲令覽是編者不致爲詖辭所惑張君恐未必許也然某文已鏤板是王海內有識之士必有是余言者　長蘅跋

鄧生之言唐時論張許已作此見邪說之害中人心術如此是文出功不在昌黎下矣　姜西溟

書雙忠遺翰卷後

右長垣少司馬軒蓀王公與楊忠烈公往返手札而司馬公令嗣似軒先生輯而傳之者也按忠烈公疏論魏璫二十四罪在天啓甲子六月是年十一月削籍明年三月被逮六月下北鎮撫獄一札署六月二十五日燈下弟漣再頓首卽論璫之六月也其一則就逮時筆所稱崔公爲大冢宰崔景榮崔亦東林賢者甲子十一月起官冢宰明年七月卽移疾去公去而忠烈亦慘塡牢戸自是緹騎四出淸流一網盡矣卷中載司馬公復忠烈書及上太宰崔公書皆在乙丑三月後蓋忠烈就逮時崔猶在朝也後二十年遭甲申之變司馬公以起義謀誅僞令不勝死余嘗謂明祚之亡人知亡於賊而不知實亡於閹蓋正人者國之元氣方閹欲肆毒斬刈誅鋤惟恐遺種譬之病人元氣耗竭奄奄者僅餘息耳思陵初政如人將死而神淸詎能延已絶之大命哉二公（好議論）一死於閹一死於賊皆與明祚相關閒循覽遺墨其感槩激烈之氣蟠鬱紙上更千百年讀之凜凜如生嗚呼當天地晦暝滄桑灰刦之餘後人能掇拾而表彰之使司馬公之名與忠烈並垂天壤則王氏子孫亦賢已哉司馬公歿且四七年似軒先生來令吾邑某因得覽

所爲雙忠遺翰卷徽禘莊誦爲之肅然改容庚午臘月望日

緊附何減半山公識見議論則遠勝之○諸作議論醇雅部伍謹嚴至不可增損一字當今主盟斯道非公其誰妄竝數語直是隔膜不知痛癢聊志嚮往之意而已 姜西溟

王北山哀辭代兆澹庵宮庶

北山與予後先在史館北山通籍時予廢棄家居未相識然往往聞北山名戊申客武林遇於湖上始定交十餘日別去後九年予復官京師相見握手懽甚自是別數日必聚聚必促膝銜卮縱談詩文間出古書畫金石刻鑒賞懽笑竟日以爲常後年餘北山又別去予送之彰義門別數月而訃至嗚呼北山死矣予與北山別九年幸而復合合年餘又別私計不久當復合乃遽哭其死也嗚呼悲夫北山名曰高字鑒茲北山其號順治戊戌成進士官翰林今上改元授工科給事中歷兵戶

二科給事中遷禮科都給事中賜對稱　旨遷京卿以候補歸遘疾卒蓋康熙十七年戊午七月也北山貌厚而氣和其爲文章淸雅尤長於詩孝友著宗族間與貧賤士交久而益篤在諫省十餘年不喜矯亢立名所上章以十數務持大體恤民瘼數陳水旱災異其給事工科也首疏請勤學親賢以端蒙養隆治本其遷兵科值畿輔齊晉吳楚間同日地大震人畜死壞公私廬舍以萬計而淮揚復苦水災疏請減田租出帑金遣使者護賑災黎所全活亾算遷戶科疏劾天津債帥及江南大蠹之爲民害者遷禮科疏請卹闕陝荆湖死節文武將

吏又請發粟賑江淮饑民　上多從其言賜對便殿慰勞良久曰王某數論事未嘗言利（聖主之言）真諫官也國家自甲寅以後三方用兵度支苦餉不繼於是中外講求利端而郡縣吏益務綜核以朘削貨斂為能其不肖者又因以為姦天下勞弊而君處言路獨數以愛養元元為言天子嘉其忠可謂主聖臣良之一時也方倚以大用而君死矣嗚呼非獨知交零落為可感而國家失此善人可不為之愛惜而痛悼也歟其辭曰

謂君未用兮則為諫官謂君莫知兮帝嘉其賢不究厥施兮中道溘捐位不竟志兮德不配年自君之沒兮民力益殫東南水旱兮民食孔艱斸根樹皮兮溝委壑填君儻不死兮痛哭陳言人之云亡兮為斯世而汍瀾僅交情離合兮何足以云

文字貴有關係如此文便非尋常哀輓之言可以論世矣　王阮亭先生

族兄靜山提學哀辭并敘

庚午中冬余自豫章東歸兄握手語絮絮不忍别曰明年使事竣還里當訪予青門草堂余曰諾今年六月聞兄歸平湖遣奴子持一札訂草堂期報曰中秋後過毗陵也八月行盡余方訝其不至復附書往會有傳兄溘遊道山者余愕未敢信十月朔再遣奴子走平湖不數日持行狀歸嗚呼兄眞死矣越明日爲十月八日弔服爲位而哭兄於室禮也余時病喘兩月餘氣忡惙僅續如綫按狀兄歿以閏七月十九日蓋余附書既未達而訃又不時至距兄死蓋七十有九日而今始得哭兄嗚

呼悲夫兄起家順治辛丑進士官內閣中書歷戶刑二部郎中以按察司僉事提學江西滿考歸里以疾卒初官中書時會滇變起朝議用兵隴蜀中書當選一人隨征同列皆有難色兄毅然請行從安西將軍入蜀董格貝子以兄知兵令參其軍事爲畫利害懸決勝敗輒中常一不用兄策軍困於蟠龍山絕糧月餘將士飢疲無人色兄意氣自如有餉牛肉者笑曰此人肉也死生有命吾不忍啖此郤之會援至得出靖逆侯張勇塡鞏昌召飲帳中詢平蜀方畧兄左手引卮右手以箸畫地談戰守機宜及蜀中水陸險要阨塞娓娓竦聽侯喜曰經

生中有此眞邊才也將薦補隴右道缺或尼之不果嗚呼國家滇黔用兵以來智者效謀勇者效力自卒伍之賤以至市井屠販椎埋剽敓亡命之徒往往奮身弄刀矟或樹頤頰微倖取功名富貴過其望者不可勝數兄以一書生據馬韉跋履三千餘里崎嶇蠶叢鳥道瘴癘虎豹虺蛇鋒銛矢鏃死生呼吸之閒歷三年之久大帥知其才矣然不獲以功名顯乃僅循資平進浮沉郞署十餘年迨駸駸嚮用而兄死矣嗚呼豈非命哉豈非命哉憶己未余客京師始識兄相見詢譜系世次同祖康節公又同派姚江爲兄弟行則大喜兄時官曹郞獨季子侍京邸呼之出拜余亦入拜丘嫂於房自是別未幾輒相見乙丑南歸別最久戊辰余自嶺表還會兄履江右任遂留署中前後閱兩期故余知兄尤深也兄伉爽和易不治畦畛與人語銜臆而吐然遇意所不可輒面指斥人或雜以詼調爲諧語刺譏雖權要人不避也人以此諒兄然亦往往以此嫉兄故宦終不顯在江右名能知人得士諸生俎豆兄於李空同夢陽家文莊寶侯廣成峒會蔡忠襄懋德閒四公皆前明視江右學者也論者不以爲過讀書務博涉强記詩文濡筆伸紙數百言立就然不欲爭文士名持論少許可詩推新城王士

禎文推寧都魏禧同郡則推朱檢討彝尊而尤喜余文每得一篇輒咨賞彌日或訾余文太澹笑曰澹處正不易及君非知文者嗚呼兄之知我乃勝我自知兄今死矣嗚呼悲夫兄諱延齡字靜山別號耐軒卒年五十又七又聞季子翼以哀毀致疾後兩月亦卒翼字汝爲力學攻文章曩侍兄京邸者也嗚呼天道慘酷胡至斯極耶將買舟力疾往會兄喪思所以寫余哀者乃爲楚音以當哭其辭曰

隴阪碕礒水嗚咽些蜀山嶔崟嶄巖晝不見日些猨狖吟嘯虎豹慄些封豕長蛇薦吞食些君胡來思激忠肝些書生投筆逐戎旃些人肉爲醢骨爲薪些入虎穴幸而得全些嗟哉數奇獨苦辛些偃仰郎署逾十年些九江五老迎使車些清秋日晶縣玉壺些歸來兮卽君之新居些華軒突宇綱戸朱些砥室髹八陳詩書些胡爲乎舍此而逝曾不畱叶些去歲別君在南浦些朔風飛霰雜以雨些余祛君摻離思苦些今歲扁舟登君堂些像設塵筵素幬張些呼君不應涕泗滂些繐帷綷縩兮燈青熒嗚呼哀哉兮何以爲情

張烈婦哀辭并敘

烈婦荀氏父名中益考城人適寧陵柳河張鐸鐸世農家父已獨母在烈婦勤於操作事姑謹鄰韓可元者素亡賴桀黠橫里中烈婦始嫁時可元已闞而豔之顧未有間久之烈婦自母家歸姑方盦醬麥於箔未覆烈婦問故曰麥煑適熟而客至呼汝夫詣未返耳烈婦不易衣餙遽出門采蜀秫葉爲覆麥計蓋門外數百步即鐸田也可元瞰烈婦獨入深秫中呼王璧與偕躡其後王璧者亦亡賴子年少而美可元私計婦人見璧必悅悅而從句我因而持之必得所欲其本謀如是是日烈婦

見璧入秫叢駭且避問曰若何爲璧稍近之烈婦大呼救人璧遽扼其吭可元亦前抱持嚇曰不從殺汝曰願殺璧曰不從勒死汝曰全屍更好誓不從汝强犯之則以手批可元頰且碎其裙可元拉烈婦手折之則更抵以足兩人捽烈婦髮使仆仆復起屢起屢仆髮鬖鬆脫落委地已乃極力偪之至衣條條裂終不得犯可元欲舍去璧曰識汝奈何遂共縊之死繫頸於樹烈婦將絕時所當手足抓地處坎可尺許血殷然又以秫本椓下體掠其首餙指環去烈婦死時年十八康熙己巳五月廿三日也鐸既歸姑訝婦久不至遣鐸往視見婦屍鐸

大駭號呼村人環顧咨嗟莫得其故鐸訃無如何買棺殮屍事將已初可元自秋間出時適與張光彩遇光彩者亦柳河人見可元衣縷縷碎又有血漬痕踉蹌走若鬬而不勝者私怪韓十素橫不讓人今日氣何索耶可元多兄弟行十故里中以韓十呼之及是心知可元所爲私語其妻妻唾彩而目啐韓十惡人今貫盈自斃汝畏十不敢言死者有知必爲厲鬼禍汝立起欲自往光彩懼且慚乃走告鐸願爲證鐸遂訟可元於官可元賄吏緩其獄至六月廿二日始往驗烈婦死匝月矣啓棺面如生肢體血斑斑鮮掖之則僵而立衆皆驚異仵人盡隱其傷謾云項上繩痕不交益人勒之死則繩痕交

今言不交謂自縊也令惑其言將坐鐸以誣觀者大譁令心動揮衆使散曰明日更鞫之明日聚者益衆縣庭至不能容乃移鞫城隍廟仵人供如初有扛屍夫張九容者突前叱曰韓十私我曹金汝得金若干尚何諱初可元賄衆時張獨不肯受故云然仵人語塞令不得已薄責之衆憤猝仵人叢毆幾斃可元旣愧褫於神又見衆怒洶洶知不免具吐致死狀纖悉如畫曰椓下讐者憤不從也掠首飾指環者不得漁色姑取貨也令遣隸索可元家則首飾指環具在乃收繫可元璧俱論死未

幾相繼斃獄。余於寧陵縣志中得睢人田蘭芳所爲張
烈婦傳，讀之氣結塡膺，幾欲哭出聲，不可忍。嗚呼，彝
之在人如是哉。按邑故有烈婦祠，祀黃喬兩烈婦，明嘉
靖間人。黃烈婦李氏，舉人黃嘉猷妻；喬烈婦解氏，監生
喬文光妻。皆夫死自經廬側，事聞，詔旌門建祠祀，今百
餘年不廢。嗚呼，黃喬之死烈已然，皆士族高閣，習聞詩
禮之訓，且其胸中固蚤辨一死矣。一旦閒婦遇强暴於
倉卒之頃，迫脅凌厲，死生呼吸，稍一瞀亂皇惑，鮮不自
喪，而能不怵不回，以死自衛，此其成就尤難，而慘毒亦
過之。愚以謂烈婦之死應祀典，謂宜祔主於祠，與黃喬

並邀春秋一奠之榮，此賢有司事也。余旣序次其事，乃
變爲楚聲以招之，冀貞魂來安享於祠也。其辭曰：
蘙林蒙密不見天只，幽篁黑箐孰後先只，猰貐狂狉走
逐人只，荃荏遭之糜厥身只，殷肉血掛胷樹閒只。豐隆
砰訇雲晝霿只，鷙禽嘷獸悲空林只，貞魂歸來毋滯淫
只。穹祠銀牓有華堂只，網戶朱綴文杏梁只，承塵方紋
蘭幕張只，黍稷麻麥稉稻粱只，胹炰膾臛椒桂芳只，五
齊四酎醍柘漿只。雲旗下來靈風翻只，六銖纖袿鳴珮
珊只，摻黃攜喬步躞軒只，含顰凝睇慘不言只。貞魂歸
來閒且安只。

代甘霖應禱頌并序

皇帝祗天法祖寬仁恭儉嘉與海內休息者十八年於茲乾覆坤載元元阜殷或逆節萌生旋起旋踣跂行蠕動之類以生以成乃蕆厥維協洽自春徂夏驕陽爲沴解澤不降歲將無麥

皇帝於是端居念咎恤刑獄省繫囚制詔禮部乃者朕躬凉德雨暘愆期朕甚懼焉朕夙夜秪禀爲民請命臣工務循省過愆恪共廼職以交修朕不逮四月十有二日丙子

皇帝齋於宮三事百僚齋於署越三日己卯昧爽

皇帝素服斥鹵簿止傳警至圜丘門却輦徒步百官從詣壇祠官陳俎豆撤樂肅恭奠獻禮成屛翳繽紛徵雨灑浥將還宮雨大霔澍從臣懽欣抃舞僉以爲

皇上步曆正時燔瘞祗祓至敬也肸蠁九廟豫順

兩宮至孝也屢肆赦寬繇賦賜民租至仁也 聖躬

衣浣濯上方減將作盛德也 皇威震讋殊域革面

神功也蓋天人之際孚格已顯譬慈父之於愛子疾痛呼籲廼罔不聞昔桑林之禱應以七年桑穀之祥弭以七日方之今日不亦恧歟臣某躬扈從郊壇獲望盛德休光不敢辭固陋敢載拜稽首而獻頌曰

皇帝踐祚仁覆寓縣未明求衣日昃不倦惟歲協洽夏
迺告旱五日不雨來麰斯暵 皇帝曰咨是惟予譴阪
日齋戒撤縣避殿嗟爾臣工予猷汝贊四月既望有事
郊壇緹幕夕張帷宮宿幔 帝昇於壇迺燎迺爟醴馨
牢登執爵獻瓘白茅籍精蒼璧分奠垂幓推旓恍惚隱
見夙戒之夕明星有爛月麗金波繩低碧漢將事之晨
靄靄晻晻翡廉屛翳列鈌後先膚寸斯合崇朝已遍華
旗風舉御衣珠濺滲漉汜濩潨溺漫衍雲覆油油麥秀
蕎蕎跂蠢欣欣婦子衎衎鼓腹擊轅塗歌巷抃惟敬格
天惟天垂眷天所助順推類可見天眷 皇帝金甌煌

煌疇迷逆順旋踵滅亾餘孽奔走襁負來王天眷 皇
帝幅幀八荒西航弱水東拂扶桑南蕩滇蜀笮僰冉駹
天眷 皇帝錫之禎祥赤麟黃龍蜿蟺游翔九莖連葉
靈華芝房天眷 皇帝豐年屢降兩岐六穗黍稌秫秔
納秸納秷來此萬邦萬邦既來大開明堂偃武右文熙（曲終奏雅）
幽陟明賜租息繇勸農課桑億萬斯年永垂衣裳

雅頌之音崔蔡不足多也 王阮亭先生

銘頌之學大約習於靡曼子湘筋力堅凝神采峻發
沈約魏收欲於何處生活 陸冰修

代淸故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王文貞公
誄 并序
惟康熙十七年冬十一月十有七日故禮部尚書文貞
王公以疾薨於邸第嗚呼哀哉初
世祖章皇帝在御天下大定朝野晏安無事天子思創
典禮樂釐定天地山川祠事成一代鉅典一時儒學文
章偉異之人彬彬向用而公以是時歷官宗伯尤爲上
所委任公問學淵洽知本朝故實一切制度沿革必援
經史據古今侃侃持論務合於典禮或廷議糾紛待公
一言輒決其尤大者諮議袷祭禮公疏言定奉

典 景 顯四祖及 太祖南向 太宗東向又諮議
大享殿合祀禮疏言本朝所封起運山定附中岳壇天
柱隆業二山定附北岳壇如前明附祀例又疏言帝王
廟定增祀守成令主如商高宗中宗周成康漢文帝宋
仁宗明孝宗七君並定世祀又言宋臣潘美不當在從
祀列張浚主命爲將三致敗且劾李綱殺曲端疑岳飛
薦秦檜雖爲南渡名臣無可紀之功當並罷從祀 上
從其言公立朝議論多此類也長子尚書公熙先在翰
林與公同爲學士尋以考績同官禮部尚書父子後先
同列海內榮之會

世祖章皇帝崩公治大行喪及　今上登極禮日夜辦
事左掖門勞瘁致疾累疏乞歸後十六年年七十有八
遘疾卒天子哀悼予祭葬恩卹如著令禮官以謚請於
是閣臣議曰臣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大慮克就曰
貞故禮部尚書臣王某兼茲二德宜予謚詔曰可遂賜
謚文貞嗚呼哀榮之義備矣公諱崇簡字敬哉生平學
行文章官爵世次子姓具詳汪公琬狀及葉公方藹誌
銘中某辱姻末敢託累德述哀之義而爲之誄其辭曰
猗歟宗伯系自任丘皇皇烈祖廼宅燕幽奕世克大厥
聲以褒翳惟顯考分陝望重來旬來宣崤潼闕隴公實

篤生岐嶷少成岳瀆稟精靈曜苞純弱冠矯翮羽儀初
升陽九否往三辰泰亨
世祖龍飛拔茅彙征浴堂賜對禁掖掌綸公遽請告十
載東山聲敷物聽賢簡帝心乃光薦揆達於黻扆冢宰
難之帝曰毋以予知女賢女其強起惟帝有詔講幄
女侍遂佐銓衡遂掌邦禮
世祖升遐鞠躬遺寄玉几揚命綴衣陳陛臣力孔艱臣
心況瘁四疏乞歸望高身退公之行巳凜彼屋漏永言
必孝因心則友公之文章披華振秀原本六籍斯足不
朽公之下士吐握恐後嵩嶽竦峙俯彼培塿聖有遺言

平格天壽昊天不弔喪此黃耇嗚呼哀哉聖朝震悼僚屬增欷金吾復擴大官供酹累德銘勛考終定謚惟帝念之哀榮斯備某辱葭莩覆露重陰承諱切怛涕淚雨頸託玆旒旗奠寫予情嗚呼哀哉

序以簡嚴勝誄以警雋勝俱絕去時手繁蕪冗浮之病王阮亭先生

中华古籍保护